

第十二回 信讒言勢利寒盟

詞曰：

反覆婚姻棄素儒，奸謀直欲冒義之。義激同袍諧月老，假牽絲。芳華青青楊柳綠，桃虹杏蜂各枝枝。為問東風求妙解，試吟詩。
右調《浣溪沙》

話說夏元虛仗那有貝之才，得中了名舉人，好不洋洋得意，把場中做的幾篇屁文章，刻了硃卷，遍送親朋。一日，忽想起畢純來許他那佳偶之說，忙叫打轎來至半塘紅。恰值畢純來在家，兩下相見坐定，畢純來道：「吾兄榮膺鶴薦，廣寒宮折得桂枝，實令知交欣快。」元虛笑道：「晚生僅免曳白，分宜點額暴腮。今得僥倖，皆托老先之庇。但雖折就桂枝，而嫦娥未近，特遣月老之消息也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就是弟春間許兄佳偶的消息麼？兄道誰宅閨秀，卻是曾任青浦縣知縣蔡其志的令愛。生得一貌如花，詩詞歌賦，無不精曉。與兄作配，起飛佳偶？」元虛笑道：「老先又來取笑晚生了。蔡其志令愛，早已許配王儒珍的了，莫非老先倒不曉麼？」純來道：「不瞞兄說，弟與老蔡最是交好，故知底裡。他兩家雖係從幼締姻，卻是酒後浮言，如何便算得數？目下其志因見儒珍窮困，甚有首鼠兩端之意。更兼秋榜無名，諒十分不快。兄若要圖此良姻，只消弟一席勢利之言，不愁不為搖動。」元虛見說大喜道：「原來有此一段緣由。若得成就這姻事時，皆出老先之賜，自當重報。但小王東牀之訂，雖係空言，而名分則已久定，一旦奪之，豈能束手不爭乎？」畢純來道：「這個但請放心。昔時兩下相約之時，乃係私相授受，並無媒證可憑。只要其志心變，小王便為陌路，怕他把甚來爭。」元虛不勝狂喜道：「全憑老先鼎力玉成，真乃是沒世不忘。」便向袖中摸出五兩重一錠銀子，叫夏留去拜匣內取一個紅封裝入，奉上道：「些少菲儀，聊為轎費，明日即懇駕往為幸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屢蒙吾兄高誼，圖報不暇，怎好又叨隆賜？」元虛道：「不腆之敬，曾何足云。若是老先不收，是見外晚生了。」畢純來笑而納之。兩下又說了些閒話，元虛起身告別，又再三拜托而去。正是：

不用再三相囑付，算來都是會中人。

說這畢純來，次日采到蔡其志家中。其志道：「許久少會，想兄享義皇之樂。今日何幸過我？」畢純來道：「向因天氣炎蒸，日惟閉戶危坐。今見秋高氣爽，方始出門步步。憶與仁兄別久，故輕造以申積愆耳。」其志道：「蒙兄懷念，不勝感荷。但弟近因兒女之事，終日戚戚。將來紅葉滿山，芙蓉滿沼，定當相約吾兄到湖上步步，少遣悶懷。」畢純來問道：「令坦何等高才，卻怎秋榜無名，可稱奇事。」其志道：「什麼令坦，不肖這物，已落孫山外矣。可惜閨中淑女，弟素鐘愛，今不幸作此庸人之婦，實不忍見其受那寒酸，是以時快悒耳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今科不中，尚有來科，倘能改過，亦可升騰，台兄何必自苦若是耶？」其志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窮奇之相已具，豈能作奮發之人乎？吾兄托在知己，或能為弟籌之。」

畢純來見說，低頭瞑目良久，方道：「然則今春湖舫中，洪、白諸兄之言為不誣矣。大凡遊冶輕狂之習，最為士林所忌。今令婿以遊冶而失業，固輕狂而下第，豈不可惜。但事已如此，兄雖悔之，亦復何益？」其志道：「家門不幸，遇此不肖，卻之不能，納之可恥，奈何奈何？」畢純來道：「依弟愚見，所猶幸者，六禮未成，且無媒證，尚在可否之間耳。」其志遲疑半晌，道：「雖則如此，奈他先人情誼，又所不忍。」畢純來正色道：「弟忝知己，不得不盡其誠。今兄執此婦人之仁，而誤令閨愛受終身之厄，深為吾兄不取也。」其志笑謝道：「非兄忠言開諭，弟幾茅塞厥心。但今捨此另擇，必得十倍於前，方與小女才貌相當，而弟亦有快婿矣。不然，則徒負惡名，為恥尤甚。吾兄高明有素，敢懇代為弟擇之，當必無誤。」畢純來道：「擇婿一事，最屬煩難。或有才而無貌，或有貌而無才。即才貌微兼而近輕薄者，又非令器。這個必須才德俱優，方為廊廟之材，堪中雀屏之選。至於容貌，又在其次，但亦竟少其人。」其志道：「所論極是。以吾兄交遊之廣，閱盡人才，何至不得其人耶？或兄見棄，是以推托耳。」畢純來道：「既蒙諄諄下詢，若弟不直陳所見，是冒不恭之罪矣。但近時子弟專尚虛浮，不過人前掩飾。欲其溫恭敦厚而有實學者絕少。據弟看來，倒還是東園夏兵部令郎，為人年少敦厚，德可共信。且今科已中式，計其才華，功名必不遂止於此。若諧桃李，或亦是一快婿，不知台兄以為何如？」其志道：「莫非就是兄春間所言，欲得水無聲的夏元虛麼？但醉心於一妓女而不惜千金，恐非少年老成。」畢純來道：「醉心於無聲者，愛其才也，非貪色也。不惜千金者，不忍其才之埋沒煙花也。此正是他德處，台兄何反責之？」其志道：「夏元虛弟亦曾會過，觀彼品貌，甚覺粗俗，全無文雅之姿，恐亦徒有虛名而無實學耳。」畢純來道：「維翰面長，終為名彥，寇準品陋，不失封公。若以容貌取人，豈不失之千里？」其志道：「吾兄之言極是。想夏兄才德定當出眾，容俟另日特設杯茗於花下，奉屈過舍一敘何如？」畢純來見說，想道：「此老細心，恐我之言有謬，故欲面試的意思。但元虛腹內實係空空，這卻如何使得？」因笑道：「兄意弟之虛譽，故欲一致之耶？但元虛未諧伉儷，怎肯貿貿然相造？依弟之見，不若允其姻好而後相見，那時待元虛盡其胸中之學，呈教於兄，亦信弟所言為不謬也。」其志道：「吾兄之論雖善，但弟愛才心切，必先請教一二，以快見聞，庶不負殷殷之意也。」畢純來見他決意要面試，卻不好拂得，便道：「既台兄執意，亦復不難，待過數日，俟彼稍暇，弟偕之而來，何如？」其志道：「非弟愚執，開罪於兄。蓋亦久慕九齡風度，故渴欲得一見耳。」畢純人道：「一見固妙，其如執柯之人太覺勞頓何？」說罷，大笑。正是：

閉戶不知風拂拂，推窗始見月娟娟。

且說畢純來別了其志回家，次日一逕來見夏元虛，道：「昨因吾兄之事，費了許多唇舌，那老兒方有另擇之意。」元虛笑道：「彼果有意另擇，則晚生之事可諧矣。」畢純來皺眉道：「小王雖被弟唆退，吾兄之事還說不准。」元虛道：「小王既退，晚生又不進，難道他女兒竟不嫁了人不成？」畢純來笑道：「怎麼不嫁人？吾兄之事，曾與談過，但此老甚古怪，竟要屈親身一往，方才肯允，這不是說不進了？」元虛笑道：「這有甚說不進。若蒙蔡翁俯允，晚生豈惜步履之勞？不妨明日即往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兄倒看得這等省力，明日便去，這事才決撒了也。」元虛道：「他要晚生親往，只不過是親近之意，正所謂漸入佳境。老先何須過慮，莫非以晚生之貌不揚乎？」畢純來道：「這倒也曾談及，被弟把桑寇二公相比，他才感悟。今欲兄親往者，意在試兄學問如何耳。吾兄學問固深，但老蔡每喜吟詠，而小姐亦善詩詞。弟料所試者，必非文章，而在詩詞。弟與兄相知久，豈不曉兄文章之才長，而詩詞之才短？故云一往則雀屏失選耳。」

元虛見說，呆了半響道：「晚生之才實短於詩詞，冒昧一往，確是不妥。仔細想來，倒不如辭而不往罷。」畢純來搖頭道：「若是不往，越發無望了。」元虛道：「往時恐怕決撤，不往又道無望，這般時卻是怎麼好，終不然竟無計挽回得來不成？」畢純來道：「世間無難事，只要有有心人，豈有竟不能挽回的理？弟今想得一個妙法在此，只是無處去尋取那件寶貝，故不免費躊躇耳。」元虛道：「卻是甚麼寶貝？只要局得成此姻，就是和氏之璧，夜光之珠，也要去賣他出來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這件寶貝若是人人都識得的，又用他不著。須要那眾人都不識得，方是至寶。」元虛道：「人既不識，焉知是寶？乞詳明指示，或亦可求。」畢純來道：「方才說蔡其志最喜吟詠，吾兄去時一定要兄做詩，而兄又不長於此，那時蔡老決然不悅，豈非雀屏失選？兄說不者，則此老必疑，道吾兄無才，故不敢欣然而往，而心中亦必不快，事安得諧？如今據弟看來，這做詩無過是些寫景描情，吟花詠月之句，諒沒別樣題目，此係可想而知。為今之計，只要去尋幾首詠風花雪月的才人之作，卻又眾人未經見的，兄竟把來念熟了。明日到蔡老那裡，出甚題目，兄可於所讀詩內搜求。倘湊巧合著油瓶蓋時，即便寫出，認為兄作。蔡老如何曉得，自然歡喜，而此姻可唾手成功矣。如今只是那裡覓這至寶，豈非是件難事？」元虛道：「從來說熟讀古詩千百首，不會吟詩也會吟。老先交遊甚廣，看有那個才人，做兩百銀子不著，請他到舍，洩他做幾千首，讀他三四個月，豈非是個詩翁了？」畢純來道：「弟之交遊雖也不少，但那些詞客騷人，與弟性情不合，並不去結識。這節事竟有些包辦不來，還是兄那少年交往中，自去尋個詩有別腸的朋友，乞他幾首為妙。」

元虛蹙著眉頭，想了想，不覺的喜得手舞足蹈道：「不難，竟有湊巧。快活，蔡小姐鐵穩是弟的了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兄這等快活，必竟是想著哪個詩翁子？但事宜機密，切勿張揚。」元虛笑道：「這個詩翁卻密得緊，即係舍妹。她日日在閨中吟詠，不下百首。這是真正不曾與人看過的，將來讀記，竟是晚生做的一般，豈不湊巧？」畢純來道：「這個果然湊巧。只恐令妹佳作，係閨閣之詞，不足以當大觀。」元虛道：「先父在日，每以女學士稱之，豈得不佳。老先若不信，晚生曾拿得她一本詩稿在此，取來與老先一看便知。」說罷，起身入內，取來遞與畢純來道：「老先請看，可好麼？」畢純來接在手中履看，果然有百餘首在上。花月情景，種種悉具。雖不能辨其好歹，然覺意味深長，且又讀來順口。便贊道：「不想令妹有此佳什，足稱奇才，真乃天作之合，故爾如此湊巧。兄宜熟讀，以便臨時應用，不怕此事不成。」元虛見說，喜得挖耳撓腮，只是拍手而笑。正是，

此寶雖非珠玉質，光輝原自煥文章。

得來且莫先歡喜，出醜須教笑一場。

二人因說得快活，開懷暢飲，盡醉而別不提。再說王儒珍，因鄉圍失意，情興索然，連日閉戶納悶。一日晏起，見欄內海棠吐蕊，籬邊秋菊舒英。正要叫墨童沽酒賞玩，少謦寂寥，忽見秋邁到來。儒珍即邀入書軒，對花小酌秋邁道：「吾兄這幾日閉戶藏修，亦知外面的異聞否？」儒珍笑道：「有甚異聞，無過是些新貴朋友得意拜客忙耳。」秋邁道：「這異聞應在吾兄身上，事比燃眉之急，難道吾兄還不知道？」儒珍道：「有甚事情，卻應著小弟，又這等急促？莫非因弟秋試不中，連這名秀才，也要革去不成？這也只付之時命，急他怎的？」秋邁道：「非也。乃是令岳翁之無恒，輕信畢純來讒言，恥兄不售，將尊嫂另許夏元虛矣。難道兄竟不知？」儒珍見說，驚得面如土色，道：「吾兄此言從何面來？」秋邁道：「是小介樵雲之兄，係蔡氏之僕，畢純來議姻之時，適樵雲之兄在旁。知吾兄與弟至交，是以偶聽而奔告弟，且言且夕將允吉矣。」儒珍頓足道：「弟固知場屋失志，老奴必寒盟也。何命之蹇，一至此耶！」說罷，不禁落下幾滴淚來。秋邁道：「大丈夫遇事敢為，何作此兒女子態，以挫英雄之氣乎？」儒珍道：「不能重諧姻好，即使敢為，亦復何益？弟所惜者，惜蔡小姐之情與才耳。」秋邁道：「自古婚姻從一而終，雖匹夫匹婦亦知此義。故紅絲一係，不能非偶而重諧厥配也。豈知令岳翁詩禮傳家，身登仕服而雌黃其口，竟作此獸心之行，豈不貽士大夫之羞？今既寒盟，已為名教之罪人。況事急矣，兄宜鳴諸當道，再約齊合學諸友，公呈府縣，弟亦援桴三鼓，以作吾兄之氣，那時或可挽回。兄今猶首鼠然，何南風不勁至此耶？」儒珍道：「蒙兄見論，固是丈夫之概。獨奈此姻係先君花下一言，以為偶俱無猜，故竟無執柯之人。而且數年以來未行六禮，其事原屬虛浮，今將何據而質之哉？」秋邁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丈夫處心要如青天白日，苟其一諾，雖千金莫易。況吾兄之名分。已久屬蔡氏東牀，此人人所知，又豈待問名納采，勤蹇修而後為實哉？還是依小弟愚見，激發一番的好。」儒珍歎了口氣道：「極蒙吾兄垂愛，但弟細細自思，家徒四壁，一貧如洗。而夏天生既富且貴，人人之所欣慕。老奴豈肯捨富貴而卒就此寒素耶？況悔盟之事，蓄心已久。今者一動，其勢難收。即欲爭之，恐亦徒勞唇舌，終歸無益耳。」秋邁見儒珍執意不去爭此婚姻，不覺長歎一聲，又低頭凝想了一會，乃起身告別而去，正是：

一片為人為徹意，此時且勿透機關。

且說秋邁別了儒珍，一路回家，心中忿忿不平，因想道：「我想這蔡老的去就，止不過是勢利居心，又兼畢純來那廝與儒珍有白雲留之罵懷恨，是以構成此禍。今儒珍又如此懦弱不振，如之奈何？事勢至此，別無甚的挽回，除非我也央洩一位大老去求親，看他怎生發付。倘天從人願，辭卻夏元虛而就我，那時且權聘定，直待儒珍他日得意，剖明我之心跡，此姻仍歸於彼，完其夙好，豈不是從權救急之策？倘然蔡老不允，便從中打諢，令元虛之說，不能即妥，亦可作緩兵之計，遲延幾時，卻再商量，此是兩全妙法。事不宜遲，遲則恐落他人之局矣。但必須哪裡去央個有勢力的大老，卻要與其志說得相投，更兼機變能言的方妙。不然時畫虎不成，豈不反貽人笑？」

當下左思右想，卻再投處去尋這個月老。不知不覺，已是自家門旨。入到裡面，抬頭忽見母舅馮吉星同坤化並陳夫人在後堂言笑。秋邁忙上前見禮坐定，因想起儒珍之事：「我母舅與蔡其志亦係交識的，何不就洩他為媒，豈非絕妙。但怎好啟齒？」又想：「此好友大事，那裡還顧得甚羞澀？」只得老著面皮說道：「愚甥幼時，曾舉一癡念，必得才美相兼的女子，方諧連理，否則寧可終身無婦。不期數年以來，竟不能如願，是以延挨至今，尚未行聘。近來訪得一人，可畢愚甥癡想，但未知吾母舅肯為愚甥執斧柯否？」吉星笑道：「既賢甥有所愛，愚舅豈吝作冰人？但不知是誰家閨秀。」秋邁道：「即係原任青浦縣知縣蔡其志的令愛，才美而且賢淑，洵良媛也。」坤化大笑道：「兒何誤耶？其志令愛，乃汝友王儒珍所定之主也。」秋邁道：「大人有所不知，王蔡雖有婚姻之約，卻無媒妁可證，又且未行六禮，尚在可否之間。今其志嫌王儒珍之貧困，決意寒盟，貪夏元虛之富貴，將從冰議。幸在未定之時，相懇母舅一往。」坤化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寧使夏元虛作彼東牀。汝與儒珍總角之交，今不能救其化寓，而反因而攘奪之耶？」秋邁道：「大人之訓甚是。兒非不知其非義，但恐終為他人所有，於儒珍仍然無益，深惜此才美之難耳。」陳夫人道：「相公每以孩兒姻事為憂，今孩兒自己去訪著這佳偶了，卻又要來阻擋。」吉星笑道：「既係賢甥所悅，老妹丈何須拘泥？況王蔡之盟已替。是為清斷義絕。於禮恐亦無妨。待小弟往彼一說，自必秦晉可諧，而老妹丈亦享佳兒佳婦之樂也。」說罷大笑。秋邁道：「既蒙母舅為愚甥執柯，愚甥不勝之幸。但須明日即往，不然時恐落夏氏之手，枉自勞心耳。」吉星笑道：「賢甥不必性急。這事都在我母舅身上。」

包管成就，明日自有佳音回覆。」陳夫人與秋遜見說，大喜，惟坤化終覺歉然。正是：

兒因友誼聯佳偶，父為朋情抱歉心。

正是父兒同一念，羞他翁婿若秋雲。只因馮吉星做媒，有分教：假風光成百歲之義，強獻句出千秋之醜。不知怎生去說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[返回 >> 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